

民间采风

## 光阴里的稻草香

□李晓

秋收过后，大地静谧如产后女子，散发出迷人的幽香。

这时节的天空，蓝得不那么耀眼了，它被一个夏天阳光的瀑布冲洗后褪色了，几朵白云懒懒浮在上面，在风中迈着大象的优雅步子，缓缓散步。

谷粒飞舞，新米晶莹，扑向人间翘首等待的饭碗。脱粒后的稻草被农人在打谷场上码成高高的稻草垛，气味清新微甜，直窜肺腑，骨子里也是谷香漫漫。

远远望去，排列成方阵的稻草垛俨然如城堡，如果从更高处鸟瞰，也如云朵落在了地上，不过那云是浅黄色的。

在记忆如云霄遥远的年代，看一个村子的富足程度，就是稻草垛码得是否壮观气派。稻草垛堆码得壮实的，稻子产得多，不愁没饱饭可吃。稻草垛码得矮小寒碜的，一看肚子就瘪了。

稻草垛成了 媒人。我那三婶娘，就是看中了我们村子里堆码的稻草垛后，从六十多公里外一个村子嫁过来的。第一次来我们村相亲，正是秋收后，三婶娘的父亲，腰扎一根稻草绳，他站在山梁上，手搭凉棚，如一个将军

检阅我们村子打谷场上堆码如小山峰的稻草垛，果断地一拍大腿说，闺女啊，就是这里了，肯定能吃饱饭。一旁的三婶娘回答说，我听您的。

三婶娘嫁到我们村子后的第二年，实行包产到户政策，就是把集体的土地分到一家一户耕种。三叔和三婶娘都是勤劳之人，春天，他们匍匐在稻田里插秧，一直后退着插完了一片秧田才起身直一下腰。汗滴禾下土，每一粒稻，都是我三叔和三婶娘用八瓣汗水换来的。初夏的稻田里，稻花随风摇曳，尖尖稻叶似小小的透明酒杯簇拥着，稻子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村子。记得我到县城上中学那年，秋收的一个夜里，三叔和三婶娘还在月光下收割稻子，这样的稻子，就有阳光与月光倾洒的气息了。半夜了，他们才从稻田里回屋，我正好醒来，月光浮动，土墙那边穿透过来我妈疲惫的鼾声。

堆码的稻草垛，它浑圆结实的身子，还在毕恭毕敬地为一个村子付出。

稻草可做燃料。稻草在柴火灶里粉身碎骨地燃烧了，燃尽后的烟雾从老烟囱里徐徐吐出，飘散到了云层里，经过岁月蒸腾，而今成为那些离开村子的乡人乡愁的一部分。去年秋收

后，我陪同已来城里居住的三婶娘回村，好多老烟囱已在房顶上冰棍一样融化。三婶娘怅然若失，幸好，村里一户人家还留有一个老烟囱，73岁的三婶娘执意搭了楼梯，在村人搀扶下，颤颤巍巍爬到瓦缝参差的屋顶，俯在老烟囱口子前，用力地嗅了嗅，顿时老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想起我那三叔，43岁那年，疾病发作后就倒在了稻田之下。

稻草可做牛的口粮。乡人何四贵家养了一头牛，我有次经过牛圈，见半趴跪在地的老黄牛正在吞咽晒干的稻草，牛把稻草卷入舌头里急速吞下，尔后在胃里反刍消化。我朝那牛望了一眼，呆萌温良的牛眸里似浮现一层湿润的光。我心生悲悯，突觉喉头有些哽。脑海里浮现起那些贫病岁月，那些一生翻滚在泥土里求得一口食物的乡人，不就跟这一头吞咽着稻草的牛相似么。

稻草可铺床。那年秋凉季节，我家来了一位城里亲戚，吃了用新米做的晚饭后，奶奶吩咐说，铺床，快铺床。我们家铺的床，就是在竹席下铺了一层院坝稻草垛里的稻草。睡在稻草铺的床上，有稻草浸透的谷香悠悠，城里亲戚睡了一夜香甜的觉。早晨起来，身上似乎

还沾染着稻子的气息。

稻草可做房顶。我离开村子那年，村里还有不少茅草屋顶，有的就是把稻草用竹篾扎紧在木檩上。在稻草屋顶下，我的乡人们安身立命，默默度过艰辛的一生。有年遇到暴风雨天气，我家的稻草屋顶被狂风掀走，眼睁睁见那一大团稻草房顶披头散发般在空中盘旋着飞舞，暴雨停歇，才发现那屋顶如一顶破毡帽披挂在山丘边柏树枝桠上。

前不久去一个水光潋滟树影婆娑的村子，住在一家民宿。民宿居然也是用香阵阵的松木加稻草搭建的。入夜，望天色如水洗过后的巨大帆布上，缀满了闪闪群星。在城里常常辗转反侧失眠的我，于这稻草屋顶下，睡得如牛一样沉。

清晨，在山光熹微伴随鸟鸣唧唧喳喳啾啾啾咕咕中醒来，友人见我面色红润，笑说，你昨晚可没喝酒啊。哎！我想，是在这稻草下的屋子里，它经过了时光的酝酿后成了稻香酒，让我在这秋夜里悄然独饮后，与大地融为了一体，与过去岁月缠绵在了一起。

稻草香，它是时间深处的沉香，在无垠的大地上飘荡，帮我抵抗着衰老的身子与浑浊的记忆。

## 采莲秋水畔

□方华

自然为背景，在天然去雕饰的满池荷叶映衬下，显得天然纯朴而不娇作。

吴姬越艳楚王妃，争弄莲舟水湿衣。来时浦口花迎入，采罢江头月送归。 读王昌龄的这首《采莲曲》，心想，若把首句中的姬妃改成现代游客，倒是十分扣合。在那些荷花盛开，莲蓬高举的景点，匆匆的观光客们争舟弄莲，一片喧哗之后，往往是狼藉一片，独剩江头月依旧。

王昌龄的另一首《采莲曲》却写得很有意思，是采莲名篇。诗云： 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。

这首诗是一幅美轮美奂的采莲图，主角依然是采莲女。但诗人构思独具匠心，自始至终不让人物正面出现。荷叶与罗裙一色，荷花与粉脸相映。在田田荷叶、艳艳荷花丛中，那若隐若现，若有若无，只闻歌声，不见芳影的朦胧意境，实在是优美诱人，引人遐思。

特别喜欢南朝梁国皇帝萧纲的《采莲曲》，

秋日，是采莲时节。此时若身处江南，赏采莲美景，当是快事。

自古江南水道纵横，湖塘遍布，秋日采莲，也是水乡人家寻常事。接天莲叶间，小舟出没，渔歌互答，玉手如藕，莲蓬轻折，真是满湖风情荡漾，风光迷人。

江南采莲，自古即为文人骚客记叙描述。最早的吟咏，当来自民间。汉乐府中的 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。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 即是一首民歌。

这首民歌，前三句应是领唱，后四句当是和声。可以想象，在那遥远的原始的天空下，田田的莲叶间传来一声清亮的歌唱，歌声未落，即传来众人的唱和。这样一种热闹的场面，呈现出采莲的情趣，劳动的快乐，以及大自然勃勃的生机。

《乐府解题》上说： 古辞，盖美芳晨丽景，嬉游得时也。 这种淳朴天然的吟唱，真如天籁。



春海 苗青 摄

采莲

历史影册

## 布衣风味

□吴孔文

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，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。王侯将相如此，布衣草履者亦不例外。

读古籍，总能看到有些人，想当官，明差阳错的原因，总也当不上，终生不能致仕。白石老道姜夔，才华横绝，气质孤硬，一生落魄，尝遍人间万般愁味。死后无钱安葬，幸好有朋友相助，才入土为安。一代文人落魄至此，可谓极矣！

陶渊明做官不用心，种庄稼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草把豆苗都吃掉了，哪里还能收到豆子，更别想豆腐干、豆腐饺子了！茫茫大块，悠悠高旻，能否告诉这位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，到底什么岗位，既能让他丰衣足食，又可以安心作诗？

有些布衣，大隐于世，人事兴替了然于胸。关键时候的一句话，让人醍醐灌顶、如梦初醒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中说： 郭令曾将出，见修宅者，谓曰： 好筑此墙，勿令不牢。 筑者释锺而对曰： 数十年来，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，只见人自改换，墙皆见

在。 郭令闻之，怦然动容。遂入奏其事，因固请老。 一个筑墙工匠，简短的几句话，居然让如日中天的郭子仪有了敛藏之心，真厉害啊！

与达官贵人比，布衣们的生活自然清苦。《板桥杂记》中说： 柳敬亭，泰州人，善说书。游于金陵，吴桥范司马、桐城何相国引为上客。表演之时， 击节悲吟，倾靡四座。 尽管如此，由于收入不稳定，饱一顿饥一顿。八十岁时，还靠说《秦叔宝见姑娘》挣点碎银度日，也真为难他了。另一位布衣沈三白，生活虽然清苦，却能苦中寻乐，蜗居姑苏城南沧浪亭时， 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画俱绿， 笔下的风月珊珊可爱。如此布衣之身，令人钦佩。

衡量一个朝代的好坏，关键是看老百姓们是否安居乐业、衣食无忧。《封氏闻见记》又说： 贞观中，天下丰饶，士子皆乐乡土，不窥仕进。 贞观之治，布衣们的日子过得都不错，不想去当官，走终南捷径的人少。

其实大多布衣，生活在山水草莽间。

《水浒传》中的石碣村， 青郁郁山峰叠翠，绿依依桑柘堆云。四边流水绕孤村，几处疏篱沿小径。茅檐傍湾，古木成林。篱外高悬沽酒旆，柳阴闲缆钓鱼船。 简直风景如画。然而进入村中到了阮小二家时，但见 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，篱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。倚山傍水，约有十数间草房。 好山好水近在眼前，可由于官府腐败、土匪横行，寻常渔民的日子实在难过。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有个故事，每次读到，总忍不住两眼发热。郑五，不知何许人，携母妻流寓河间，以木工自给。病将死，嘱其妻曰： 我本无立锥地，汝又拙于女红，度老母必以冻饿死，今与汝约：有能为我养母者，汝即嫁之，我死不恨也。 妻如所约，母藉以存活。或奉事稍怠，则室中有声，如碎磁折竹。一岁棉衣未成，母泣号寒，忽大声如钟鼓，殷动墙壁。如是七八年，母死乃，乃寂。

纪昀一生，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、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、礼部尚书、兵部尚书等要职，能写出这样的暖心文字，也算难得了。

古风新韵

### 助力旅发会 美丽乡村行 采风诗词

□苏明喜

桃园

岭岭相连湾复湾，桃园裹在白云间。馨香勾得仙班客，惹动馋虫不肯还。

黄金叶

入云瑶草与山深，曳曳容姿袅袅阴。此物由来多厚意，摇身一变是黄金。

山羊草地

山气日佳香可醺，髯髯遍地逐成群。乐呵村叟倪甜味，如帝持鞭牧白云。

黄牛基地

咬定青山志不移，勤锄陌野画新棋。只今再育农家宝，牛笛经年可劲吹。

咏慈利杨柳铺乡腊树村挂壁公路

入河深饮似长虹，半截藏于绝壁中。举尾凌虚云浪搅，铁衣难御破天风。

咏东岳观镇北平村千亩茶叶示范园  
岚烟生处可称牛，茶圣曾归村北头？  
碧色一眸看不尽，闲云野鹤作迟留。